

蹇人毅 / 著

乡土飘诗魂

蹇先艾纪传

蹇先艾



乡土飘诗

蹇人毅 / 著

蹇先艾纪传

著名作家纪传
分卷
亲情记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端于“五四”运动，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它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变革，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二十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、风起云涌的大变迁、大动荡的世纪。同样地，一百年来，中国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曾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们直面人生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忠实而形象地反映出所处的那个时代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图像。他们的作品，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，哺育他们健康地成长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成果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然而，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，无论是生活在建国前，还是生活在建国后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很不平坦的风雨人生。比如在这一辑中所辑入的十一位传主作家中，他们在

建国前的黑暗统治时期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反动势力的迫害，而在建国后，他们的日子既有欢愉，更有曲折和苦难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有的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，有的被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则无一例外都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，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。因此，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通过纪传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，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对文学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抢救。因为有些作家的子女也已经古稀之年了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在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姚军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，我们决定编辑这套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。

为了把这套丛书编得较有特色，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传主作家的创作道路，作全面系统的回顾或评介，要求侧重在介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背景，作家的日常家庭生活，包括与作家创作生活和创作风格有关的个人气质、社会交往、生平逸事等。期望多发掘和提供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史料，使每本纪传真正起到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历史作用。

同时，我们还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：要求撰写者必须是传主作家的亲属，或是配偶，或是直系、旁系亲属（包括女婿、儿媳等）。这样一来，当然会给组稿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因为在现当代作家中，尤其是那些著名作家中，不一定会有擅于写作的亲属。但现在实践证明，我们坚持这一条，虽然困难不少，但有不可替代的优势：史实真实可靠、情感真挚热烈。这是最大的好处。例如：《人在文坛》的作者路莘是耿庸的夫人，《镜湖水》的作者钱璎和钱小惠是阿英（钱杏邨）的女儿和儿子，《自有岁寒心》的作者陈虹是陈白尘的女儿，

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的作者徐小玉是徐霞村的女儿，《瓣香心语》的作者王立诚是王统照的儿子，《魂梦潜山》的作者张正是张恨水的女儿，《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》的作者南南是靳以的女儿，《流云奔水话杨骚》的作者杨西北是杨骚的儿子，《绵长清溪水》的作者许玄是许杰的女儿，《耿介清正》的作者孙近仁，孙佳始是孙大雨的女婿和女儿，《乡土飘诗魂》的作者蹇人毅是蹇先艾的儿子。因此，我们相信，由传主作家的亲属亲自执笔撰写的纪传，肯定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求作家亲属来撰写，就可以降低对写作质量的要求。有的书稿曾反复修改过三次以上。另外，在这一辑中之所以有许多知名作家未能入选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撰稿人选方面的制约。

这套丛书的撰写，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要尽可能做到内容真实生动、文字简洁活泼；既要提供有研究参考价值的材料，又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文字要有文采。但在内容上不拘一格，形式上也不设框框。这样，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愿望和兴趣，同时还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积累更多的史料，为推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进展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值此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，能向广大读者奉献上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的第一辑，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我们深感荣幸。二十世纪是值得大书特书的，二十世纪的作家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群星璀璨、光彩夺目，每一位作家都有辉煌的一生。相比之下，反映在这套丛书里的东西还太少太少。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个尝试性工作，喜爱我们这套丛书，以坚定我们

的信心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继续一辑一辑地编辑出版下去，为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迈向新世纪，略尽微薄之力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徐迺翔

1999年8月 北京东郊



1933年蹇先艾二十八岁时于北京



寒先艾(右二)与丁玲(中)在云南讲学留影(1983年)



寒先艾与萧军(右)合影(1981年)



蹇先艾与白桦(左)在昆明(1983年)



蹇先艾(前左一)陪同刘海粟(前左三)在贵阳甲秀楼写生(1984年)



蹇先艾与沈从文(右)(1987年)



蹇先艾在农村体验生活(1987年)



蹇先艾与李乔(中)、
石果(左)在贵阳花溪合影
(1990年8月)



蹇先艾在写作



蹇先艾与儿子蹇人毅

舊痕

湘湖寺●傍晚的斜陽，
幾度來雲中忽隱忽現，
松林河上亂石深處的垂釣，
玫瑰似的祥雲在天邊。

搖盪的輕舟遙對月明，

月板雲數人倚舟舷，

聽遠村外簫聲淒婉，

都不見吹簫人在水上在山間。

柳邊隔岸無限的春色，

碧綠的村墟炊煙裊繞，

微雨霏霏人蹤絕，

藍天杪畫出了寒鴉一線。



寒先艾部分作品與手迹

目录

亲情思忆 / 乡土飘魂

文学初步	[1]
父亲与诗	[11]
副刊起家	[28]
从写序谈起	[35]
自我解剖	[45]
追怀鲁迅先生	[52]
曦社三友	[59]
与巴金的情缘	[74]
父亲钦佩的作家——丁玲	[80]
湘雨黔云至友情	
——父亲与沈从文	[89]
重与鹤西细论文	[97]
常忆遵义相聚时	
——父亲与端木蕻良	[105]
父亲和谢六逸	[112]
神契情溶	
——父亲与刘海粟	[119]

殊途竟成文字交

——父亲与石果 [126]

缘法

——何士光的谜 [136]

四张漫画像 [143]

忘年之交 [149]

难忘的会见 [156]

戏缘 [164]

看电视 [173]

爸爸和妈妈 [179]

父亲与我 [191]

父亲和孙儿们 [202]

下错一步棋

——父亲的续弦婚事 [213]

天空布满阴霾的岁月 [223]

藏书、卖书、失书、焚书 [236]

印度之行 [244]

和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[263]

蹇先艾年谱 [267]

文学初步

我父亲生于1906年，祖籍是四川重庆。明朝末年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快进入四川时，谣言四起，说他杀人如麻，因此，蹇氏祖先十分恐惧，便迁居到百里之外的遵义。那时遵义还属四川管辖，是清雍正初年才划归贵州的，所以，可以说父亲既是贵州人，也是四川人。父亲七岁以前，一直随祖父在四川生活，祖父曾先后任过四川越隽、涪陵、松潘的知县。在他最后一任知县时，正值辛亥革命前夕，当地的少数民族包围了县城，火烧了县衙门，祖父仓皇弃官逃到成都，后来干脆辞去县令的职务，返回遵义，靠上一辈人留下的百来担米的田土，做起优游卒岁的绅士。

祖父带着父亲回到遵义，开始是住在蹇家的旧宅柿花园。因为蹇家是一个大家族，各房人口太多，暂居也很不方便，于是就在遵义老城北门的姚家巷，修了一小幢砖木结构的住房，并自己给这幢房子命名为“菟裘”。这二字取之于《左传》“使营菟裘，吾将老焉”。姚家巷的房子地势高，朝向好，近可俯瞰湘江，远能眺望凤凰山，房前有一小院，既方便孩子们活动，又很适合老年人饭后散步；房后靠山，有一个小花园，周围一片蓊郁的树林，是夏天纳凉的好去处。既然家已安了下来，子女的教育便是最重要

的问题了。祖父把父亲送进了私塾。据父亲回忆，当年教他私塾的有四位先生：徐小儒、秦鑑堂、李观庆，还有我的伯父蹇式之。这些先生并没有给父亲讲过一课书，也没有指导过他如何作文章。只是每天把大摞大摞的书堆在他的面前，像一座座宝塔似的，要他背诵。说到写文章，几位先生都是不约而同地要我父亲自己仿着《东莱博议》的笔法每周完成两篇作文，至于文章到底写得怎样，很少问津。后来，我父亲又在遵义读过一年中学，倒是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，仔细看过父亲的作文，还慧眼独具地在文章的末尾批了几个字：“此乃蹇氏之千里驹也！”

要说真正为父亲奠定一点国学根底，对他影响最大的，还是我的祖父。祖父蹇仲常是前清的举人，在遵义是颇有点名气的文士，长于古文和旧诗，作有《仲常诗稿》、《痛仆吟》和《归田杂吟》，但印成书的却只有后一种。祖父很喜欢父亲，每天都给他讲一篇古文，还指导父亲读几页《资治通鉴》，情绪好时喜欢教父亲联句和做诗。父亲说当时给他讲的对联中有这样一副使他终身难忘：上联为“鸡饥盗稻童筒打”；下联是“鼠暑凉梁客咳惊”，真是难得的绝对。祖父与天主堂的司铎有些往来，在他那里订了一份《崇实报》，自己看完后就拿给父亲，并用训示的口气说：“做一个现代人，就应该明白一些现代的事实，所以我们是要看报的。”父亲受此影响，后来一直延续了这一好习惯。祖父有时也把福音堂送来的《欧战画报》拿给父亲看，还耐心地给他讲解。虽说我的祖父那时已是五十开外的老人，但他的思想一点也不保守，他的书案上经常摆有一些翻译小说，如：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圆石案》、《黑人吁天录》等，父亲在取得他的同意后，也拿去阅读。

父亲童年时很喜欢旧的章回小说，先是被祖母黄淑昭路过重庆时买的一部《封神演义》所吸引。他对作者描绘的那些栩栩如

生的人物和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然而，对他们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的本事总是百思而不得其解，但毕竟是钻了进去，一发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。

我们居住的姚家巷离遵义小十字闹市区很近，那里有一位姓熊的湖北人，开了一个书摊。父亲每逢得了几个零用钱，就和他的伯父蹇先骕一起去买书，但时不时也会碰钉子而归。因为有些他喜欢的书很贵，不是寥寥的几个零用钱能买到的。即或是买到了书，两三天就看完了，根本不解其馋。后来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：他与姓熊的书摊主达成了一个“君子协议”，即以旧换新，购走的书看完后，只要保护得好，下次可以将书退还给摊主，换一本新的，补上几个钱。其实，说穿了，就是租书看。为此，他在每次购到书后，总是先用牛皮纸将书的封面包好，再去读它，以免把书弄脏弄坏。有了这个“协议”，看书也就方便多了。然而，书摊上的书是很有限的，父亲的购买力又很薄弱，为了满足读书的欲望，就将家中的一些旧书拿去跟别人交换，虽然这种方法也不错，不过有时也会上当。他回忆起有这样一次：“我用一部《三国志演义》同一部《列国志》去跟一位刘某换得一本《彭公案》，后来才知道这部书虽然情节热闹，而笔墨却比前两种差得多，但已经上了当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对父亲有一定影响的，还有祖父的一位老家人，他跟随祖父多年，是祖父辞官返遵时一起回来的，负责看管后花园。他个头不高，瘦瘦的脸上满是核桃纹，脸色老是青黄青黄的，精神却十分矍铄。这位老人读书虽然不多，瘪瘪的肚子却装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既有乡间的童话，也有一些底层人受苦的遭遇，它培养了父亲丰富的想像力，也使父亲从小便产生了对弱者的同情，对受压迫者的关注。老人不但善于讲故事，还能用毛笔勾得一手好